

閩都別記

第陸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六目錄

里人何求纂

第九十六回

遂佳偶夫妻陳往事

弄野僧長老送離魂

第九十七回

完宿願賽仙訴三恨

因微嫌春燕食六親

第九十八回

志切報仇孝子祈夢

病成思慕淫女貪歡

第九十九回

借淫女銀同友赴廣

教苦肉計誘官准呈

第一百回

驗紅記戲子招駙馬

合蓮辦公主開瞎瞳

第一百零一回

道徒易試帶看三寶

權惡難化只度一雞

第一百零二回

孝女剖心除惡報恨

道徒還寶知悔猶仙

第一百零三回

雲程盜梨仇除恩報

林保充匠家破人亡

第一百零四回

吳雲程仗俠殺虎寇

周新月被拐遇親人

第一百零五回

少俠破浪救儒勦賊

奇緣會波渡月會雲

第一百零六回

王昶信必囚親叔

慶雲語道救潛龍

第一百零七回

聯詩句皇叔帶金遯

代隱瞞道人被色迷

第一百零八回

對言互異兄弟離觀

識語離逃雌雄入宮

第一百零九回

縱火脫身月雲分散

迎囚襲位逢來解危

第一百一十回

客愛才代買身存艷

仙贈識客尋侶見僧

第一百一十一回

殺淫僧吞呈除民害

會皇叔慶雲現本真

第一百一十二回

吳雲程因病得俠女

鐵麻姑代主殺姦夫

第一百十三回

自認作妻使女劈鯨

天報謀夫淫婦自戕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六

里人何求纂

第九十六回 遂佳耦夫妻陳往事 弄野僧長老送離魂

却說艷冰瑤琴海船內認爲兄弟寢食俱在一小舵內竟是同胞並無半點苟且妄動各訴衷腸艷冰將真家勒贅情由細說瑤琴曰表兄好不很心真賽仙有此瀾情應該依從竟却之豈不遂人性命恨此番由水路不由陸路若由陸路順至伊家帶回爲姊妹以遂其愿艷冰曰表妹講笑話爲兄肯要纔好瑤琴曰兄不憐他我恰憐之恨不得即刻見面將來總要團聚矣時值東南風順直到揚州登岸至學士府直抵內衙與合家親弟相見悲喜交集問起由來皆感仙恩惟可憐吳義不已隨擇吉日設花燭完婚是日合卺交杯仝入洞房至夜二人對坐良久不語艷冰忽然曰今夜莫又是夢裡也瑤琴含淚曰夢亦疑得來想人之夫婦配偶何易惟奴二人合卺何難想自幼卽遇難磨折至今日死裡回生疑是作夢不差也艷冰亦含笑答曰表妹自幼受難愚兄自幼歷險至今受了多少風波若無表妹金蟬脫殼之計早已作無頭之鬼矣所以今夜猶疑是夢二人各訴受難之險至五鼓纔上床安睡次日廟見皆宦門命婦吳光將軍當作至親設席聚會中間青娘吳夫人對瑤琴曰賢哉與夫婿自福州全船至此猶說未盡至花燭之夜還對說至雞鳴何也瑤琴曰奴與夫婿全船雖共寢食然爲兄弟無他說至昨夜花燭因觸景見傷情想人之得偶何易奴乃歷過千苦萬辛死裡回生夫婿亦訴歷難纔得配偶猶疑是夢說不盡愁腸不覺雞鳴矣諸女賓問其詳細瑤琴曰奴乃新婦不應多言但此新婦與人殊異承命細說幸勿見哂衆曰誰敢哂瑤琴遂將前後之情節細述衆女眷聽了皆驚呀甚曰元來歷過險難令人聞之心寒吳將軍母顏太夫人曰都料汝二人船中已諧魚水誰知並無苟且實乃稀罕諸女眷無不代其憫惻席罷此話一傳淮揚遍悉聞及朝堂南唐王聞知卽召見艷冰瑤琴奏對稱旨遂封吳瑤琴爲奇貞夫人以問艷冰爲五經博士各賜簪掛回家自此艷冰在朝伺主瑤琴家中孝奉翁姑撫弟不表再說

福州西禪寺一清和尚聞瑤琴自盡宮中內廊吳義房中並邊房鎖閉不開疑甚帶數個行者出來打開鎖進看鋪蓋箱籠如故擬王仙客得了劉無雙逃去全行者將兩處箱打開並床鋪被帳等物各上數簿交庫收存俟將來有吳周家人來交還行者打開箱籠上時見有一幅小軸卽扯去封皮展看乃一帽美人畫卽私匿袖內被長老瞥見喝曰一草不許動還不拿出比時行者卽不能隱獻出俱上了數仍存箱內交庫收存長老進方丈庫頭和尚名西來是真出家的正僧將箱籠另存後樓上許夜西來靜坐聞西後樓有人吟曰

后羿不知何處去

嫦娥空在廣寒宮

西來異之卽掌燈上樓後有一麗人獨倚樓欄望月西來問曰汝是仙是怪麗人檢衽曰非仙非怪人也馳逐夫婿夫婿不知去何處因擲於此驚動禪師唯求方便西來明知是怪因心正不以爲怪曰方便乃禪師之本若不爲祟焉敢不容言訖持燈下樓自此樓上時聞嘆聲西來不以爲意亦不外說適監寺護法和尙圓寂以西來補授其庫頭以淨塵接授淨塵進庫房至夜聞聲疑甚持燈潛步上樓麗人在焉喜甚曰西來師兄真是好人私存嬌娘亦交代與我雙手去搜抱被麗人一堆跌下樓來幸樓不甚高只跌在地板上跌得頭面腫痛不敢作聲悄悄歸房而睡次日與師弟說知其師弟名玉鬚常與淨塵往來曰善化不能須強挾之二人遂約定至夜靜悄悄上樓趨上前把麗人抱住玉鬚把兩脚抱起扛至窗前麗人將身浮起向樓窗飛出兩連二人帶出窗門口二人跌墜窗下適窗下是大糞窖內滿身皆是糞虫緣頭而臭不可忍爬又爬不出急得無法大喊叫寺中齋工衆僧聞喊俱持燈趕至救起臭氣薰天衆不敢近長老聞知駭甚問故二人說樓上出鬼全去洗淨臭氣猶在心中不願二人暗議那樓上女郎分明是妖怪尋些犬血今夜上樓去潑他可除此怪矣遂至夜偵樓上有聲卽潛步帶犬血上樓見麗人正在悲吟將犬血遠潑之見麗人翻身鑽入皮箱內不見淨塵曰妖怪躲入箱內來打開看是何怪隨將鎖扭開見箱內皆衣服一小軸畫展開乃美人圖也形狀與所見無異其擬是此畫作怪拿下樓去漫漫來盤本遂全下樓將畫帶下掛於壁間持一竹片連打數下罵曰汝害我

壓糞窖雪恨二人輪打五更至始歇二人全榻而臥因夏天脫得赤條條上床那玉鸞尙醒見壁間麗人走下將床一推床上之葡萄架塌下架上疊有板料一起壓下二人身不能動玉鸞大喊衆僧聞皆擁至拔門入看報與長老得知長老出來先令將板料搬起兩個赤條條好不羞愧已被壓得四肢麻木爬不起長老命頭陀拿竹枝打之曰都是汝爲非作歹那二人忙急爬起穿了衣褲衆僧見此狀皆忍笑長老命先打淨塵後打玉鸞曰汝二人作何勾當出家人如此行爲玉鸞跪長老面前曰是壁間妖怪下來把床架推倒長老仰看是一幅美人圖便認得樓上之物罵曰此乃存庫房內何故偷來掛在這裏出家人掛得此畫耶淨塵曰瞞不得師父此畫却有怪異長老問有何怪異可實說來免打淨塵只得實說長老聽了卽喚進西來問前日有無此異西來答曰有之弟子以不爲祟亦聽之長老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此之謂也因兩個孽障起邪心去惹他纔致被躑躅呵怨猶胆敢偷取存物赤體全臥犯盜淫戒難恕二人發監守各責四十板充當苦差贖罪庫頭另選別個長老分發了將畫放下帶進方丈亦掛於壁下對面端坐問曰汝是何怪在此魅人實說免遭三昧見一麗人立在面前檢粧曰弟子非妖怪乃金華真御史之女名賽仙去年周郎經過慕其才貌欲招爲婿他因有原配執意不從無奈贈畫與金而別弟子因痴心愛隨至寶刹被禁箱中前日蒙長老開箱展看方能外出那兩個無禮處敢辱之望乞鑒原周郎現在不知何之唯哀懇慈悲俯念痴心帶弟子尋討周郎鼎力作合沒世不忘倘不見憐則孤魂無依長作他鄉鬼矣言訖不勝悲泣長老曰善哉善哉紅塵中溺情有至於斯者耶男貞女潔古今罕有千金且歸原處來日老衲攜帶全去尋訪以了因緣賽仙拜謝己不見長老卽收起畫喚至監寺西來吩咐曰我明日去雲遊不久便歸汝可小心監督禪政至次日將畫軸密存袖內策杖托鉢望東而去逢鄉化齋過寺投宿抵於揚州問至周學士衙署卽報福州西禪一住持僧一清參謁肥冰卽出迎進內衙拜謝感沐慈悲恩惠未報因回來倉卒未曾面辭罪莫大焉望乞饒恕長老回禮曰言重甥爺遂攜同府老衲拜賀來遲惟冀淵涵艷冰被說破失色遲疑長老笑曰而今已脫離火坑超出塵外還怕何爲此乃老衲村

度而言並非實知如果遂無雙之愿乞卽一說以作佳話。鮑冰將求仙賜丹還魂吳義刼死述了一遍。長老曰：老衲亦疑吳大叔必死。所有兩房之行李俱代收存。甥爺會一位夫人猶未出奇。今老衲又送二夫人來與甥爺成雙。更奇。鮑冰愕然曰：恩師休取笑。長老曰：怎敢取笑。特爲此事不遠千里而來代請太老爺太夫人全少夫人出來面除。便知鮑冰正遂進內而啓文全吳青娘瑤琴出來拜謝。長老婆媳退進屏風後。啓文父子全陪一清啓文曰：恩師不遠千里而來有何見諭。長老曰：令公子去歲曾許金華真御史家爲乘龍。可知否。啓文曰：曾聞小兒說被眞府勒贅定死。不從被拘。年餘家中皆知此事。恩師因何言此。長老曰：此來特爲此事請問甥爺。既不從緣。何收眞千金之定記。耶。鮑冰答曰：弟子並未收他什麼定記。長老曰：那一幅眞容並臨行的白金。是何處來。耶。鮑冰曰：此不是乃眞千金贖禮。不是定記。長老曰：是不是。老衲亦不知。現有眞千金之美女至閩來討周郎。到蔽刹。誰知甥爺得偶還鄉。致彼窮途欲絕。老衲憫之。親自送來。甥爺可自付之。鮑冰曰：弟子不敢違命。去年在他家幾被迫死。今乃私奔。豈肯收納。吳夫人問眞千金現在何處。長老曰：後行將至瑤琴曰：此事媳婦早已知之。當日回來恨由水不由陸。定迎回爲同室姊妹。今蒙恩師送至不勝欣幸。叫人去迎之。鮑冰不肯。吳夫人曰：事勿執一而不通。今原配已偕父母有命。引帶有媒。那有私奔之說。待爲娘將眞千金送回金華。交還伊父母。送納財禮迎娶回來。便是明婚正娶了。啓文曰：似此行爲最爲兩得。鮑冰猶自不肯。長老亦勸之。惟正坐從容作偈念曰：

卿憐我我不憐卿

心如鐵鐵却如心

全不念魂逐神馳

忍教之玉碎珠沉

鮑冰起先父母妻子再三勸之。全不動念。惟聞此偈語。心忽感動。不覺泣下。遂恭身言曰：謹遵恩師勸訓。雙親嚴命。維是要送回去了。再行聘禮。方可長老曰：公子旣允待。老衲去阻他。不必遣人接他。恐其生愧。老衲先送去。金華府還其尊堂。而老夫人可備財禮隨後亦往訂定某日。須夫人先進眞府說明詳細。老衲隨後送千金亦至。方有次序。言訖告辭。啓文要留之。備夫馬護送。堅辭不要。仍一人飄然而去。啓文卽備財禮花轎僕從吳夫

人帶去定期至金華入眞府蘇夫人出迎入內室分賓主吳夫人曰妾身吳氏家夫周啓文在南唐授爲學士只有一男懿冰忝列五經博士去歲回閩由貴處經過假秋姓叨蒙錯愛欲招爲婿小兒以有原配堅辭留就年餘放還福州令千金賽仙小姐堅志不二至閩尋訪因小兒得還原配由海返揚致令千金窮途不遇西禪長老憫之送至揚州與小兒合卺長老先至通知因未遵嚴命主婚不敢擅納進門仍與長老謹送回府妾身隨帶財禮來迎以正名義茲先到說詳細長老約定送千金隨後就來惟祈淵涵俯納眞御史在屏風後潛聽大駭愕蘇夫人訝曰留贅令公子實有之惟小女賽仙現在家中何曾有隨至閩耶吳夫人亦愕曰令千金未進舍下不曾會面惟據長老說俟長老送至便有分曉蘇夫人曰並非隱瞞今將實情告知自放令公子回去後小女便染患中風之症伊父先欲搬眷至杭州任所聞女得此病便憂甚卽告老歸籍將女百般醫治並無功效至今半年仍不知人事只是奄奄一息幸飲食有人飼之猶能進口惟水火不知所以妾身自嘆命薄無男只有此女愛之如珠任伊行爲誰知得此奇症眼見不久矣蘇夫人說此泣如雨下隨邀吳夫人進房看之果見女仰臥床上神氣將化呼之不答搖之不動仰見壁掛一幅畫圖乃一生坐石觀花其形像迫肖兒子懿冰因覷了又覷蘇夫人指曰此卽令公子行樂畫可認否吳夫人曰誰將小兒之形畫掛在此蘇夫人曰前日痴女在樓檻中一遇公子便入於心未言贅便親筆將令公子之形像描寫連自己亦畫一幅共二幅掛於樓上以誌喜後因留贅不遂將己之眞容贈與令公子帶去將公子之行樂圖留在此間吳夫人駭曰原來令千金於針線文章之外猶善傳神今古無雙却將小兒之形畫實當在此蘇夫人問曰夫人可曾見小女之畫圖否吳夫人曰聞小兒說寄在福州西禪寺廂房皮箱中看此情形那長老送來乃畫不辨自明矣惟是令千金乃係心病有人面桃花之感要愈不難待妾身去喚崔護來管教起死回生矣蘇夫人亦恍然會意不覺大喜正請吳夫人出後堂來忽門上進來報說今有福州西禪寺住持僧在外自稱法名一清欲見老爺夫人送還賽仙小姐正是只道缺碁冒碧玉誰知人面卽桃花欲知後事下文分解

第九十七回 完宿願賽仙訴三恨 因微嫌春燕食六親

却說一清長老至眞府門首將袖下垂拂之曰眞千金快出來見親了愿那畫像遂化爲賽仙立身在側長老帶入宅內那看門蒼頭見和尚送小姐到家忙入通報一家男女駭甚皆以怪擁至觀看只見與眞賽仙無異惟行路如風直入內房眞御史驚疑不定顧不得長老卽說聲請坐尾之入內蘇夫人只見其如風行不貼地飄然直入床前覆於病人身上忽然不見惟一幅畫像在於被面床上病賽仙翻身爬起坐着把眼睜問曰怎的睡到這時候纔醒卽神定一會如夢初覺見雙親同人衆圍繞床前自覺羞愧下床走入母房衆人不知所以眞御史曰噫又出一張倩耶衆問故御史曰魂逐周郎至閨體無魂安知人事蒙長老送回魂魄返原卽昔之倩女離魂之故事父母喜之不勝御史出要問長老情由而長老已去矣蓋衆人圍看賽仙入房附體時那長老無人陪伴已自回福州矣因尋不見擬是活佛吳夫人曰是西禪寺長老知是令千金附魂於畫故將圖送來千金之魂始能合體也御史同蘇夫人感甚問女之住址賽仙惟答以似夢非夢醒皆忘之不敢實言賽仙原神既定舉止如常仍含羞不欲見人眞御史欲備粧奩擇吉日蘇夫人親送女出門吳夫人將財禮定聘了先回去定某日自行途卽回揚州與啓文說知情由各以爲異那一清長老回至西禪將存庫之箱籠撥派齋工由水路送還周家至揚州照數交還問及長老怎知送魂合體齋工將長老至箱房查點物件被小沙彌將美人圖存匿長老看見獻出展看仍存箱內放於庫樓出現視庫僧看見挾之因被推入糞窖又翻床壓之他不愿將圖偷出躊躇被長老看見收去查詢現形之因由始知魂附於畫憫之被圖送去情節細述一遍舉家方知其因並誦長老因德至吉日眞家送女至揚州周署祀冰與賽仙拜堂今晝至夜洞房花燭冰將解賽仙衣紐賽仙拒之曰前何棄之甚今何求之急且俟報了三限三德行再同舍艷冰曰何也賽仙曰西禪寺長老太夫人並姐姐夫人此三德也三恨都在無情郎身上有才可恨有貌可恨誰知乃是無情心腸更可恨恨此三者不相稱也艷冰曰前之拒婚乃受原配之恩義難忘望賢妻海涵饒恕如不饒恕聽譴責以消前恨

言訖便跪於地。賽仙扶起曰：「敢有怨恨，特說明。」姜因郎受此艱辛，也遂攜手登床了却。怨慕次日，仍行廟見。諸宦婦亦至，參見問其情節，遠近傳聞，稱奇。南唐王徐知誥亦召見，封爲奇逐夫人。周懿冰進翰林院，庶吉士。此且不表。再說福州閩王璘，將立吳瑤琴爲西宮，而瑤琴縊死，再立無一個相似，因此惆悵不來。陳金鳳囑歸郎尋奇異之物進獻，解悶。乃歸郎轉囑李可殷，可殷乃百工院使也，與歸郎心腹，知歸郎與陳后私通，欲覓緣進宮，爲歡適囑尋奇物，喜甚，不惜多資，精製一架縷金五采九龍帳，只織八龍於帳外，內以閩王爲一龍也，極其華麗。與歸郎獻進，陳后喜甚，詢問何人所進。歸郎答乃百工院使李可殷是。弟之中表，此帳貢與皇帝，另有別貢與皇后，欲面陳現在宮門候旨。陳后曰：「既屬吾弟表親，與姐何異？可召進相見。」歸郎遂引李可殷進朝，見陳后，隨獻上綢緞珠玉之服飾。陳后喜納之，曰：「卿乃歸郎表親，即朕中表之姊弟，以後進室往來，勿行君臣禮，只作姊弟之禮。」可殷喜甚，命宮中設宴，命歸郎代陪。宴罷退出，閩王璘見帳奇美，因問何來。陳后曰：「臣妾之表弟百工院使李可殷貢進。」閩王大悅，加封可殷內院使。自此可殷亦出入無忌矣。其龍帳惟歸郎常寢，不伴閩王，便伴陳后。中外皆知國人歌曰：「誰知九龍帳，惟貯一龜郎。未幾金鳳又與李可殷私通，值中秋令節，大鋪殿賜宴有皇城使李放，以李可殷收登首位，不忿，斥之曰：「百工院使職有何尊，敢僭此座？」可殷曰：「椒房之親，何不尊也？」李放怒曰：「爾乃狐鼠之輩，詐冒國戚，人懼獨我不懼。」可殷曰：「爾敢打我？」李放曰：「要打就打，即揪下可殷一掌，照臉打來。」衆官攔住，可殷抱頭進宮，泣奏隨降旨，李放收辱椒房之親，即是欺君，本應依律治罪，姑念著有勞績，從寬發放杖一百，削職爲民。李放受杖罷職，抱恨歸家。妻楊氏查問可殷爲國戚之來，由李放答曰：「只進一。」九龍帳遂寵幸與歸郎，守明朋黨弄權，我不殺這昏君淫后賊子，誓不爲人。楊氏曰：「此乃空話，但他都能寵用我，何不能耶？」李放曰：「他的帳貯龍羅鳳，汝有此物否？」楊氏曰：「我怎沒有他？有貯龍羅鳳之帳，不奇我有拿龍羅鳳之鷹，纔異何不放進去？」李放會意，把頭點點曰：「我故知九頭鷹比九龍帳利害，我肯放之，不知他肯去否？」楊氏曰：「他生平所慕貂蟬妾，今去說必能肯去。」李放曰：「肯去大事濟矣。」今快去說。楊氏進蓋房，李放有一妹名春燕。

年二十點而媚頗知漢書常言世間女子凡有才貌者不論邪正總要名流後世豈不空沒無傳素慕昭君飛燕貂蟬有口占詩云

貂蟬一嘆破奸邪

出塞昭君爲國家

飛燕漢宮誰得似

世人皆惡我偏誇

其母懷孕時夢一九頭鷹飛入房中至分娩時有一鷹在房前逐拿羣雀產下此女父母將棄之因哥嫂勸留隨名擢纓至長成因慕飛燕改名春燕兄嫂以之爲異不敢輕議婚姻那日在房見嫂蹙眉而至問爲何事楊氏曰今日汝哥被朝廷打一百杖革去官職回來汝不知耶春燕驚問何事獲罪楊氏將前情說了一遍又曰汝哥誓殺此昏君淫后賊子纔肯休罷春燕曰還去訪品政楊氏曰汝哥說不使別人只自懷劍而刺春燕曰恐刺不能反遭其害也楊氏曰此說不能雪恨矣春燕曰何曾不能報自有一番妙策楊氏問何策春燕不言再三求之乃言曰現在陳金鳳專寵長春宮並無分愛只須獻一連環計進去使其嫉妒怕他不自相矛盾耶楊氏曰愚嫂與哥早想及此因無貂蟬纔想自行刺之春燕曰有若心求訪怎沒有楊氏曰有是有才貌俱全者還有他肯如不肯亦是枉然春燕曰要他作人家小妾自然不肯要他與皇帝作貴妃怎的不肯凡有才貌者心必好之叫哥即管去訪如果有才貌俱全者不肯待奴去說他自然會喜能允楊氏曰到訪有一個怎敢勞動姑娘大駕春燕曰豈不笑話哥哥有用人之處莫說有現成的妹子不去代說如無人時急用妹子亦不敢推辭楊氏曰姑娘親口說過的必有是心實不相瞞現無其人惟有姑娘能行不敢言明今求姑娘自許乃哥哥之大幸也愚嫂先代哥拜謝言訖跪下春燕答拜之笑曰奴之身子被嫂片言圈套去了既爲哥報仇雪恨怎敢月悔只恐不得人宮如得入宮管教他姑蘇臺遊麋鹿矣楊氏大喜告知李放遂議效鳳儀亭故事因家在越王山候至重九日偵福王繼鵬出遊登高延至家中早已鋪設周備粧飾其妹伺酒繼鵬見遂屬意問是何人李放曰臣之胞妹名春燕若不嫌醜陋送與殿下伏伺繼鵬大喜乃脫玉環親套春燕臂上曰明日遣人來迎李放曰這數天日子未佳至十五日乃上吉之日臣親送進宮繼鵬喜謝之便呼爲大舅令春燕同坐

共飲李放下席相陪春燕曲盡嬌媚殷勤勸酒繼鵬飲得大醉方歸

越王山周闌數里半在城外漢閩越王建都於山之東一名屏山又名平山明洪武間築城起樣樓山頂上

祀真武今更名鎮海樓

宋李觀遊越王山七言詩曰

臘復梅花破碎香

望中情地轉淒涼

遊山只道尋高處

高處何曾見故鄉

曾仕鑑登樣樓詩曰

無諸城北樣樓開

萬井烟花拂檻迴

化鯉代遙仙觀在

釣龍人去鬪圖灰

海通南越天邊盡

山引東甌樹杪來

日暮思鄉更懷古

水雲迢遞獨登臺

却說李放將妹先許福王繼鵬暗暗托素相好之太監陸敬代奏進妹贖罪如允十五日送入陸敬進奏王
准之至十五日李放送妹進宮場言送與福王而太監陸敬早候在宮門便迎春燕入內宮王璘見之大悅即
冊立爲貴妃李放官復原職福王繼鵬聞李放送妹至甚喜遣人去接已被伊父接去立爲貴妃忿甚欲使人
召李放而李放自至泣訴被陸敬攔奪故作痛恨之狀將去殺陸敬繼鵬反慰之曰且緩勿急王璘得了春燕
遂寵不復至長春宮矣諸臣以主君立寵妃俱進賀惟鴻臚寺丞林仁翰曰燕人皇宮國家可知矣何賀之有
吾儕若不速退禍將及矣即回家同一女而逃陳金鳳因失寵以千金賜前翰林院學士韓渥代作長門賦韓
渥厚金許之適元夕王大舖殿觀燈賜宴各官作詩酬和金鳳把韓渥寓意賦詩獻出云

淚滴珠難盡

容殘玉易消

倘隨明月去

莫道夢魂遙

王璘見此詩心忽感動命駕至長春宮那李春燕入宮朝夕與閔王宴樂未接會福王俟閔王至長春宮密遣
侍女引福王進內見而泣曰兄長原是臣妾送來伏伺殿下誰知皇爺佔爲妃有負殿下賜燭之恩今幸皇爺
駕往長春宮故特請殿下進來訴說死亦瞑目言訖嬌啼不勝如梨花帶雨繼鵬魂迷抱於膝上代拭珠淚曰

嬌嬌無悲將來必殺此無道洩恨是夜卽同枕席自此王璘若去長春宮而春燕便屬福王矣那日被王璘次子繼韜遇見繼鵬於臥內突出疑而察之春燕掩泣曰大殿下無禮調戲臣妾正在危急間幸得二殿下至方去繼韜怒徑往長春宮告陳后俟退朝奏之王璘大怒命內殿使陳守恩拿獲春燕見繼韜怒入內殿知去告王卽飛信通知繼鵬使其速走其兄家躲避繼鵬逃至李放家中陳守恩來拿已逃去遂回奏再令李可殷同內殿使陳匡勝陳守恩分路搜捕李放謂繼鵬曰李可殷等狐假虎威遍處搜捕殿下極惡矣將搜至此待他來此先行殺之再來商議繼鵬從之忽報李可殷帶殿兵至李放暗佈自兵停當於山旁邊接可殷下馬叢林有一人持槍突出刺死可殷殿兵皆走馳報進宮時王璘患風病臥金鳳同歸郎泣奏請駕出鞠李放便知行刺之人閩王璘帶病視朝召李放至詰李放言刺客已獲在外臣當解送趨出引步兵鼓噪而入王璘大驚躲匿欲走被亂兵破死繼鵬隨至李放入宮殺金鳳繼韜並歸守明陳守恩陳匡勝推繼鵬卽位迎春燕進大明宮繼鵬卽閩王位更名昶自稱權知福建節都使事遣使奉表於唐時乃後唐潞王清泰二年冬十月也納父妾李春燕爲貴妃以李放總領內部禁兵李放自謂功高遂尊朝政李春燕歸宮粧飾甚麗上玉鐲被婢脫取春燕以金珠首飾與換楊氏匿不肯還因此相爭變臉適李放歸聞之謂春燕曰汝嫂旣欲之便與他何妨春燕曰哥何祖護之豈不知妹無此鐲焉有今日就死亦不與之李放勃然怒曰無此鐲就無今日之榮耀全不記出世將溺何人留之三歲無母何人撫之今可輕人重物忘恩負義至此極耶春燕曰莫須有都不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並非人力所能致也再不讓情不要在妹面前挾制現在還有挾制別人李放聞此語向楊氏索出玉鐲當面擲碎曰由汝去挾制如何春燕見鐲已碎反轉笑容曰碎了便罷不必再言將來自有厚報卽回皇宮矣楊氏懼有不測李放曰何懼之有王璘那等威酷亦只如是何况區區王昶小子耶誰知李放陰養死士早有異志不日動作被春燕暗知遂回宮密告王昶王昶大怒卽與拱宸使林延皓等密議於十一月望召李放入宮赴宴延皓伏兵擒之綁出詔暴弑君后及殺繼韜等罪並妻子及三族盡誅之梟其首於朝門

外閩王昶自殺李放後更驕縱暴虐矣正是祇因一獨誅三族須識九鷹食六親下文再說請看便知

第九十八回 志切報仇孝子祈夢 病成思慕淫女貪歡

却說王昶暴虐有六宮判官葉翹爲內傳使翹博學剛正王璘擢爲福王師以賓禮待之國人謂之國翁昶嗣位以來不與翹議國事一日昶方視事翹道服辭朝昶慰之曰軍事煩多久不接晤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國無狀致陛下卽位以來無一善可稱愿乞骸骨回籍昶曰孤初嗣位卿何退歸厚賜金帛復位迨昶待原配甚薄棄翹諫之王昶不悅放歸後以壽終清泰三年春正月王昶貶原配李氏別室立父妾李春燕爲后改元元通不效祖賢行道德惟學父惡亂綱常此且按下先說福州通津門有一少男姓查名確年十六歲父亡母存因家貧在中亭街戲班抄寫曲本奉母戲館對門一大魚貨行其行主甚橫惡人來買貨秤價一文半兩皆不敢爭那日有一市人與之爭秤被其一秤尾刺透必胸立刻氣絕他不用抵償只給些燒埋錢了事查確心甚不平因問諸鄉鄰曰怎的打死人無償命耶鄰人答曰只知殺死此一個無償命還不知他在前已打死二命今又打死共成打死三命當玩笑一般誰敢出頭查確訝問其故鄰人先不言因再三問之始邀入內言曰吾弟年輕怎知此人之霸惡此人名恆盛父強子惡人背地呼爲惡報財勢俱強鮮鹹魚貨惟他一行別人無敢再開如遇人命官司上下衙門皆有關通十二年前擲死一人他纔六十歲冒作七旬免罪只給十兩收埋了事後數年又打一人以前例十兩銀又了事今又刺死一人不過如是免罪了事誰敢不依之查確又問藉上下衙門何人之勢那人曰他有三個外甥麻姓長名公都在刑部衙門次名公邦在首州衙門三名公郁在首州衙門俱掌內外刑名錢穀案牘此時國王自願篡奪不暇怎及下情有司都是買官受祿那知律法不管民情之曲直惟三麻所擬是聽冤屈無數良民何在此三命之無伸也查確又問被打死三命何處人氏有無子弟不共戴天之仇白白肯休之那鄰人曰我不暇要去作事不答而去次日查確回家視母將恆盛打死三命無抵償之緣由告知其母又帶怒罵曰三苦主之子弟無用不能報父兄之仇枉生爲人其母張氏無語

惟垂頭墜淚查確見母聞此悲傷以是因三命死無伸冤代之墜淚隨曰母親不須代之悲哀今孩兒去查尋三苦主之子弟如不能報仇孩兒代之伸報可也其母聞子說此便喝曰好大胆畜生自父之仇不能報敢說代報別人之仇耶張氏罵了又大哭不已查確驚甚急問曰父有何仇未報從來不知求母親說知其母仍哭不說便雙膝跪地哀求張氏住哭曰且起來說爲娘因兒幼又無勢力故一向不言今聞汝說忿恨之極故不得不說也汝父十二年前吾兒纔四歲因讀書不就拮据本錢開店至恆盛行盤買魚貨與爭價被一鐵秤鎚擲出腦漿立刻喪生我亦去各衙門告奈他已買囑官吏批斷兇手年紀已登七十免罪給與十兩收埋銀案結奈彼時家無別丁我又鞋弓襪小無處再伸只得屈從埋銀十兩實只五兩可憐孤寡無依惟日夜辛勤針黹女工半飢半寒撫養你成人總成人莫奈衣食總不周烏能言及報仇故隱而不言也張氏言罷淚如雨下大哭不休查確咬牙切齒望外指罵曰原來我父亦是此強盜打死因我年幼不知纔橫行又打死二命如我再不知必任之打死萬萬矣今幸我得知恆盛命亦不久矣張氏聞說此停哭問曰今你知之其奈之何查確曰怎的無奈之何先明告之如不准便暗行刺之方休張氏喝曰胡思妄惡此案人命控告如不准了反有妄瀆之罪命半休矣如去行刺若此幼少未滿身先被拿獲父仇猶未報子命先休矣母無依靠何能得活可不是一家同死盡耶查確曰父仇不共戴天生死無論惟憂母親無人奉養張氏曰親仇有不報之理只是漫漫去請法家遇有機會再行來報方妥也查確從命去請教法家那狀師曰案既結了若翻控反罹其罪惟憐國廣東南漢王劉氏係本國閩王王昶之母舅去他理刑衙開投控轉達漢王能代之過強雪恨也查確聞教喜甚欲行其奈路遠日長乏缺盤費沿途求乞猶可惟家中老母薪水誰奉父仇未報母先餓死矣夙夜尋思計無所出夜至城隍廟後殿

善報大孝子

天豈辜負你

欲報父親仇

還藉惡報之妻子

原來查確年少至誠雖一貧如洗再不苟且常拾路上遺銀等物卽尋失主還之買布多二尺亦送至店還之

因此人呼之爲善報惡報者乃恆盛也早已人人呼之矣查確是夜得夢驚醒將四句夢語寫出帶回自解善報乃人呼我之混號惡報乃人呼恆盛之混號稱我爲大孝子已屬不解欲報父仇藉他妻子助力更屬難解遂默而不言仍去戲班抄寫却說此戲班名雙珠有一小生姓祁名珍珠品貌爲通班之首翌日此戲在恆盛家內宅演唱諸女眷俱在隔簾觀看恆盛有一少女看珍珠作楊貴妃醉酒之神采風流遂歸房日夜思慕遂得桃花之病臥床不起恆盛妻已死有二妾中年甚輕二子二女長子默戀次子默背娶二媳皆少艾二女及笄三父子常在行中調度夜有使喚漁婆陪伴少入內室此回家中作戲不獨一少女愛慕珍珠病倒而諸女無不思慕廢寢妄殮遂密議令潞婦王媽去引珍珠來療病至夜隨引誘珍珠由後門潛入內樓先療桃花之重病再與相思之婦女輪流珍珠自此身入溫柔鄉迷魂陣之中弄至一月餘一個面白而書生變作枯槁之餓鬼一般珍珠到此欲罷不能諸女日夜輪流那日恆盛令一典締婆進來內樓取物諸女聞知令潞婦引珍珠躲避詎潞婦未進曲蹄婆已上樓去遇見珍珠而如餓鬼驚走下樓潞婦比至曲蹄婆問樓上何人是人是鬼潞婦騙之曰有此冤鬼躲在樓上日夜喊叫索命外面還不知耶曲蹄婆信以爲真即跑出去告知父子珍珠不過面黃衰瘦曲蹄婆驚甚說得十分惡狀恆盛父子三人自入內問之諸女照潞婦所說告之曰昨夜樓上冤鬼啼叫名字要報仇討命衆人驚甚到樓下跪求許以奉祀樓上饒恕性命始無聲今早正欲出去說知豈意漁婦上樓冲撞即出現來趕緊快去備祭禮再求他饒恕那父子三人聞說驚甚不敢入於內室惟在外建普度超昇冤鬼自此諸女在內恣淫無忌而珍珠被色險些亡身即雙珠戲班忽然小生無去遍尋無踪便不成班一時無處尋湊通班停歇各去珍珠家中討人家中父母以子生死不明欲去控告那珍珠何人之子原來是通津門內狀師祁寬妻高氏只生一男一女男即珍珠自幼學戲與查確相好引在戲館抄寫曲本查確欲去廣東控告乃祁寬所教一女名荷珠才貌亦佳自幼擇婿至廿四歲尚未相當因荷珠要自己中意月前在通津門樓神前抽一籤尾句云善報便是好姻緣父母說善報豈不是查確若不嫌家貧即與結姻好麼荷珠

喜之把頭點點祁寬即到查確家見其母說知張氏聞之喜甚惟查確固辭祁寬曰時常見過有甚不相當莫嫌年大八歲查確曰怎敢有嫌惟自思家徒四壁一母猶養不周怎敢娶妻更父仇未報猶非人類斷難從命尚祈原諒祁寬即刻退回告知其妻荷珠背地與母親說聘可先定何防代其家報仇後過門亦可高氏正欲自去查家說之忽報珍珠昨夜不知去向遍尋無迹一家憂愁遂止查確與珍珠同食同睡交之最厚一旦失去無踪怎不怨痛且查確之品貌身材與珍珠無二常在戲班盤桓所有小生曲文介數無不過曉戲主幾度欲聘入班作脚查確以戲子不貴不爲此次因缺小生戲難出班再三講說暫湊一場戲份分三股尋有小生了任之去留不敢再言查確回思無處賺錢抄曲本供母只得半飽况戲歇無抄曲本連半飽亦無不如且暫爲之再看將來遂許之湊脚上臺通班甚喜戲又重與查確班份小生演唱勝過珍珠三倍更大行時那日恆盛家中普度作完又定此班戲家中謝城隍唱戲諸婦女仍在簾觀看以湊脚之小生查確皆指是小生珍珠以前所引誘在內樓是作冒名色真的又在戲班作戲何曾有來共恨潞婦弄錯將去問之那潞婦先往戲房已認得湊脚作小生之人因諸女都去看戲至內樓想抽豐珍珠問是何班潞婦答雙珠班又問何人作小生答是抄寫曲本的蓋那戲館乃恆盛之屋租與之其租錢與衆婦女月間買花粉都是潞婦去收人皆認得偵空偷走上樓問小郎在此好不受用便忘却引進之人珍珠嘆曰人在此欲罷不能還說什麼受用求阿母早些放出遲則命休矣正是容顏改却人驚異骨體枯時自己乞饒究竟如何下文說明

第九十九回 借淫女銀同友赴廣 教苦肉計誘官准呈

却說珍珠入於迷魂陣中欲罷不能求潞婦王媽放出王媽笑曰如放出何物爲謝珍珠答有銀卽對分王媽隨與議吩咐有問汝是真的珍珠汝只說假的囑畢下樓戲歇諸女見王媽曰此老貨亦敢來打抽豐王媽曰汝們食魚就忘網其妾曰抽豐正該還有別話問汝衆將王媽扯至後樓問曰所引這個來是真珠假珠王媽曰珠是珠惟真假不知汝們自去問之如是假要真的換何難諸女隨笑問郎君真珠假珠真珠已經會意卽